

莞儿提着二手电脑,气喘吁吁跑出地铁口。夜幕黑得深沉。西风斜走,飞雪如蝶。黑车见白,白车见黑。一片纯净又混沌的雪味儿弥漫在夜灯下。又有几辆警车无言踏在白茫茫雪地里,红蓝警灯使劲儿闪烁。莞儿踩着红蓝闪光打眼一瞟,却瞧见还有几个便衣人物柱子似的钉在路口,都清一色黑衣平头青皮,面色刚毅,肩头堆白,寒风中纹丝不动。

又要过大佬了?

莞儿回望了一下,果然主道有半边清空。更多的交警挥舞着亮闪闪的指挥棒,红蓝光影映雪而动。莞儿看得发呆,不留神,左靴一滑,四仰八叉正要摔个屁股墩儿,却紧急刹车,借个势,竟站住了。就见旁边一黑衣小伙子“扑哧”一笑,清水鼻涕甩出几滴。莞儿不禁嫣然一笑,站稳后便顺手掏出半包纸巾,往那个红鼻子青头皮小伙面前一杵。

不料,他并排站着的同伴却突然抬臂出掌,抢先拦住莞儿,凛然喷出一口食堂大锅饭的葱味:“对不起,同志,我们正在执行公务,请您理解,迅速离开!”说完,这个便衣还瞪了莞儿一眼。莞儿气得收了纸巾,心想大佬走都走了,你们还装啥子嘛!便噔噔噔头也不回地向大台走去。

大台的大门极朴素,不事张扬。门口的铭牌,敦实厚重,勒着“北电集团”内敛又苍劲的金字。在大门两侧,又散开几个制服或便衣,形成一个格局。

莞儿是速记公司速记员,常来大台速记扒词。门卫是见惯的,警察不常见却也见过,但是今天这个格局,却有点稀罕。今天有什么事?看来进台麻烦了,大雪天地等着,不晓得要等到啥子时候。

莞儿忙抽出手机给公司调度打电话。

“小刘姐,我到台门口了!”

“哟!莞儿呀!我忘了告诉你,春晚组不在台里——你瞧台后面三栋大楼——那是广厦,广电大厦,他们在B座,你就直奔那儿去得了!”小刘姐说。

莞儿小小一喜:“那不用在台门口等人办手续啦?”

“不用不用。春晚组来来往往净是人净是事,进出太费劲儿,他们历来都在B座办公,你赶紧过去吧,啊——”

雪夜之中,大厦更显灯火辉煌。尤其是中间那座,高悬一个张灯结彩的硕大“春”字。想来那便是“春晚”节目组的所在了。

雪花大片大片,像是赶着投胎转世似的乱挤着从天而降,轻舞,飞扬。长这么大,莞儿是第一次瞧见这么大的雪!莞儿兴奋得想撒开腿跑。突然发现脚下踩到了一个东西,竟是一个小U盘。莞儿捡起一看,U盘上的小帽是一只胖乎乎的小熊。只是叫自己踩坏了,小熊有点脏,也有点裂。

莞儿把U盘捏在手中,一时无语,想想便塞进电脑包,往广厦B座而去。

广厦B座的门前,有一个穿警用大衣的敦实汉子在抽烟。莞儿本想问他春晚节目组在几层办公,又见那灰蓝大衣领围裹着的那张脸颜色铁青,且两眼直盯着来往车辆,便打消念头直奔大厅。

莞儿叹了口气,想问问服务员春晚组在几层,又看她们忙着,便在一个角落找个沙发坐下——忽然就想起那个U盘,赶紧打开笔记本把U盘插上去。

过年了,燃放爆竹的声音就像在打仗。街上的行人比往日少了许多,除了路边放炮的孩子,所有人都在家里忙活着。不过有这样一支队伍除外——他们似乎并不留恋于节日的欢乐,热衷于游走在大街小巷。这支队伍通常由五个人组成,他们的工具是一辆车、一张网和若干铁笼。他们被称为“打狗队”。

“今天可真是收获颇丰!”

“啊哈哈哈!”

货车上的五个精壮小伙子大笑着。笑得最爽朗的那位显然是这群人的头,有一只特别大的鼻子,几乎要占据那张圆脸的四分之三,鼻子左下角长着一颗圆滚滚的瘤。这个人牙齿略微泛黄,张开的时候泛着一股浓烈的口气。

“老张,”旁边一个后生问他,“今天收获这么大,是不是可以收摊了?”

老张瞟了他一眼,揉了下自己鼻子旁边的瘤,而后询问另一位后生。

“小李,今天咱们收获了多少?”

那是这辆车上惟一一位戴眼镜的,他推了下眼镜,回答说:“咱们今天收获了六条串种狗,两条纯种狗,串种狗虽然个头不大,但是肉很肥,抱起来重量十足,我看可以直接送给厨房。纯种狗除了刚才套到手的贵宾犬是你要带回家给孩子玩的外,还有一条边境牧羊犬……”

“卖给狗场!”老张再次揉着自己的瘤,“我一朋友愿意花一万块买走这条小母狗。钱到手后,咱兄弟五个人两千,你们说怎么样?”

其余四个人一致点头表示合情合理。

……

汽车经过崎岖不平的道路,猛地颠簸了一下。货厢里,波仔被惊醒了。在黑暗中,他瑟瑟发抖。波仔被关在一只铁笼里,他张开嘴,试图用自己的牙齿撬开笼子,但当牙齿撞击铁笼的时候,他感到一阵冰凉,就怎么也咬不下去了。

面对这奇怪的世界,他感到异常惊恐。他哼哼着,很无助。

他听到旁边有动静,这时他才想起动用自己的嗅觉和发达的听觉,探究是谁躲在自己的身旁。他听到一阵“吱吱”的声音,然后是爪子在笼子里来回划动的声音,再然后,这声音消失了。他吓了一跳,因为似乎有一只舌头在舔他的鼻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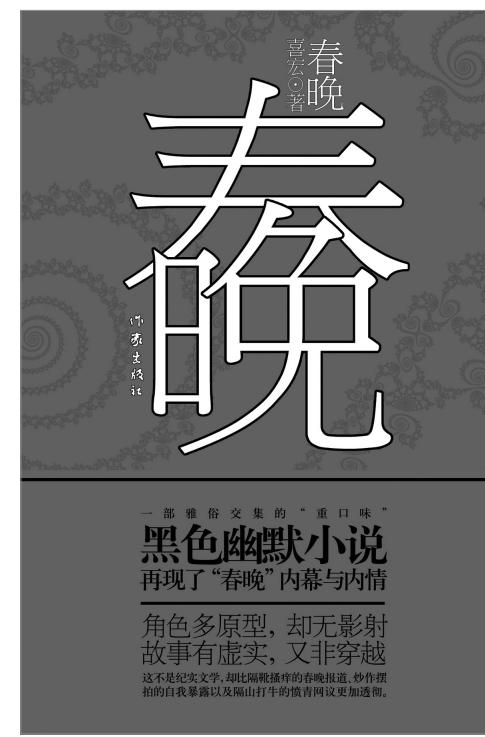
他有点生气了,嗓子里开始咕噜咕噜发出威胁的声音。但这时,他忽然发现,自己的笼子被打开了。他可以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里自由活动了。

“老张,”又有人在询问,“把这群小家伙放下,咱们是不是就可以收工回家过年了?”

“今天可以收工了,但是明天咱们还得再干一票。这群小崽子们害怕爆竹声,肯定收获不会少。”

他们的车继续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前进。货车的货厢被一块巨大的板子隔开,要送去饭店厨房的串种狗和纯种狗隔离。纯种狗放在靠近货厢门的地方。由于一直在凹凸不平的小路上行驶,司机打算将车停靠在路旁,下去检查一下货厢的锁子有没有被翻开。

波仔很好奇身旁这个舔了自己鼻子的家伙长什么模样,通过嗅觉,他可以分辨出对方是一条母狗,但这里实在只有一团漆黑,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小美女。



## 长篇小说

# 春晚(节选)

□喜 宏

别来转换。一转换,果然,文件里有了些内容,不过还是掺和了些乱码:

弥憲攔絃軒醜……櫻衛叩姓鎔彌有宦?蘆意媒過嘵?

“……莞儿提着二手电脑,夹着一手子宫,气喘吁吁跑出地铁口。

“迎面扑来都是雪!”

“莞儿抽了抽鼻头不禁打了个寒战……”

看到这里,莞儿不禁也打了个冷战。这不是在说我吗?而且干吗还要说我的子宫?说小鼻头不行吗?

莞儿心里又惊又乱,急忙往下看——

“……空气寒湿而又新鲜,她把小粉花素色围巾又裹了一圈。那颗柔软而又新鲜的子宫小小地抽搐了一下,往温暖的盆腔深处躲了躲。”

莞儿惊骇得浑身起鸡皮疙瘩,背脊上冒出一股冷汗——这,这,这是哪个搞的!这哪个……连今天的事它全都晓得!连U盘怎么到她那里的也和刚才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!这,这U盘搞啥子名堂!

再往下,又是一串乱码,试了几种办法却都打不开。

莞儿把U盘拔下来,捏在手中,竟真的一时无语,想想便塞进电脑包,往服务台走去。

莞儿勉强一笑,问服务员道:

“请问春晚组是在几楼?”

“你是找春晚组的吗?”

耳边突然飘进一个男孩子的声音。转头看去,是一个高个子眼镜男生。一个塑料牌在他的胸前晃动。

“您是——”

“春晚组接人的,跟我走吧!”

出了电梯,经过几个房间,见得里面几个爷爷奶奶鬼哭狼嚎地在练习合唱;又有两个房间里,几个穿体操服的女孩子正在胡乱弯腰劈腿;又经过一个房间,门关着,里面猛然蹿出一句民歌,声音之高亮令人耳鸣,而跑调之怪异又叫人称奇。

“啊,我们这里什么人都有。”

眼镜男生有点不好意思回头送了一句,好像这些不靠谱的人都是他的错。莞儿一时觉得他挺单纯,不禁莞尔一笑。

不一会儿,停在一个门口,门上堂皇悬着一个精工细作的铜字招牌,“春晚”两个大字朱漆楷体,十分正派。

这就是春晚节目组了!

莞儿莫名有些兴奋,又见大字下面有一行极小的字,却是英文。不及细看,眼镜男生已经推门把她让进去。

不一会儿,门开了。小伙刚说了半句“梁导”,里面抢出一个女孩,也是体操服,腰臀间却围着大艺术绝响。

莞儿有点失望,忽地想起可以用编码自动识

这是电视界策划大腕的一部雅俗交集“重口味”黑色幽默小说。

主人公莞儿和小漾,两个美少女,一个是速记公司派驻电视台的打工妹,一个是家世显赫的小“海归”,同一时间,走向“春晚”,走向“自己的人生,别人剧本”这条星光大道。

“春晚”年年有,故事大不同。节目组从总导演到总策划、总监、编导、舞美、导演、造型、剧务、助理,既是推手又是关键;另一些和“春晚”关系密切的人们:明星、剩女、富豪、粉丝、山寨导演、网络大亨、神秘玩家、社会大佬,以及看不清的大手小手,有意无意间却成全了她们的艺术绝响。

作品妙趣横生、笔意纵横。角色多原型却无影射,故事有虚实又非穿越,“洗具”和“杯具”互为嵌套,为读者展现故事外的故事,人性外的人性,艺文小世界,意理大格局。

先是杀毒,然后打开,出乎意料地,U盘竟吱呀呀怪叫了几声,好似一只虫子火烧燎地嘶力竭地叫唤,惹得大厅的人都朝这边看。

U盘里只有一个文件夹,文件夹名称居然叫《春晚》。莞儿好奇,不禁打开文件,却是一堆乱码:

弥憲攔絃軒醜櫻衛叩姓鎔彌有宦?蘆意媒過嘵……

再往下看,还是一堆乱码:

……

莞儿有点失望,忽地想起可以用编码自动识

白毛巾,脚上趿着鞋,面色绯红慌张逃走。

莞儿疾步上前,进了门,门在她身后轻轻关了。就见得一张大桌铺满了白床单。一束强光正照着自己。一个光头在灯后闪烁。屋里弥漫着汗味、馊饭味、烟草味,还有一股熟悉的腥味——对了,是在老妈干活的洗浴城闻到过的味道。

“哟哟哟!你是——嗨,瞧我这记性,我在哪儿见过你!”

“啪”一声脆响,那光头用力拍了一下脑门儿,倒把莞儿拍得肉跳。

那光头动作迅猛,从桌后绕出来。一身大花毛衣,领口敞着。莞儿一眼瞅见领口上的油腻不薄。光头却极热情地伸出手来。

“我是梁导,请坐——”

莞儿就觉得那肥肥厚厚、油乎乎的手上,带着一股焦煳烟味和洗浴城的腥膻味。莞儿不情愿地隔着手套和那手碰了一下。

“快,暖气太热,你先宽衣。”

莞儿解了围巾,脱了羽绒服,又引来梁导的赞叹。

“太棒了!太棒了!我见过的嫩模很多,你是一流的。不!是超一流的!——你叫什么?”

“范莞儿。”紧接着说,“梁导,快说吧,什么活儿?”

“活儿?没什么大不了的!到我这块,都是好活儿!你先歇会儿,我给你看看材料,增加增加你的信心!”

梁导把投影仪调了出来,一束蓝光映在墙上。音乐铿锵,画面却是多种国际模特走秀。

莞儿觉得那肥肥厚厚、油乎乎的手上,带着一股焦煳烟味和洗浴城的腥膻味。莞儿不情愿地隔着手套和那手碰了一下。

莞儿很不自在,就觉得这情景似乎很熟悉。还是洗浴城。东莞边上的小镇。那一夜,大雨。她本来是给老妈送伞去的,却给一个香港老板看中,硬拉到房里,也是一只大肥手按到肩上。然后老板说粤语,她不懂。老板把老妈叫过来,鬼鬼祟祟地说什么“开苞”,还把手上的金表撸下来塞给老妈。老妈把金表撸到地上,拉起她的手就冲出房间。

“你看!这是Angelababy,已经出道演过两部电影了!……你看这是YaKaNa!日本最著名的嫩模,已经转为女优了!人气特旺。评论界认为她身材娇小,面容可爱,又有丰满的酥胸,这是嫩模入门的条件——正所谓童颜巨乳,是网络上那些宅男最喜欢的类型——你玩过成人游戏没有,貂蝉!昭君!对了!我说在哪儿见过你!你很像咧——”

莞儿这才明白,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在哪里见过自己,原来他们都在玩成人游戏。

照说莞儿电脑不离身,随时可以玩游戏。但是公司有网络却不让玩,出活又忙得要死,回了家和几个公司姐妹合租的地下室根本没网线。莞儿不禁暗叹一口气。

“我说妹妹你不要垂头丧气!你的条件很好哇!你看你,身材娇小,面容嘛,长得比她们还Q版。三围嘛,还不太够标,不要紧,你别灰心,梁导我自有办法让你无限扩张——我可是好几届模特大赛的执行导演哪!你放心,经过我的调教,你一定会在今年春晚大放光彩!”

梁导重重加上“经过我的调教”,是因为必须把这个路径指明了。因为在背后,或者说在他之上,还有老尹。那个风风火火的湖南人很喜欢抢资源,也喜欢调教那些女演员。因此,梁子心里有点急,但又不敢太急。不急,鱼不知道有个饵;太急,鱼又知道那是个饵。他忽然想起手机上的泡妞三部曲的段子,先是诱之以利,再是晓之以理,最后是动之以情。现在利已诱,理已晓,而情似乎未见起色,因此现在似乎还动不得。

莞儿思绪却停滞在这房间的氛围上。看来梁导倒不像要派自己正经活儿,不是他弄错了,就是我弄错了。莞儿伸手到包里摸手机,却碰到了老妈给的那支大口红。她心里一喜,把大口红擦在手里。手里一下有了维稳的感觉。原以为郎朗乾坤太平世界,这玩意儿没得啥子用,突然想起老妈的话来:“你女娃儿家的,是个脸面最要紧?不是的!我的个娃儿啦,最要紧的就是要把身子胎胞保护好!洗浴城里都晓得的,就是做了小姐做到头做不动了,找个人成家生娃儿还有个本钱——你不懂!这是穷人家女娃儿的根本!”说完老妈给了她一支大口红,说是防卫喷射器。

莞儿已经好不自在,把那大口红都擦出了汗,梁导的声音还伴随着投影仪上的画面倾泻——画面已经变成日本女优的大胆照片,而梁导则在讲述美女的八卦和她们的出道之路。

恰在这时,门砰一下被推开了,一个壮实男人大步闯了进来。他也是光头,却已有些小寸毛,短脖,大宽下巴,又有点向前兜齿,一看就是个狠角色。眼镜男生慌慌张张跟在后面,同时又把快板小子他挡在外面。

“尹哥!”

梁导也急忙堆笑迎上去。

那叫尹哥的却黑着脸:“这样不行!梁子这样不行!”尹哥一屁股坐到桌上,把白布单踩得不成形状。“这样不行的!梁子!我刚才到咱们的房间转了转,什么烂人都有!这些烂玩意儿怎么吸引网民?还和楼上竞争呢!眉毛!”

“尹哥,网络春晚不就是全民娱乐嘛,成色是差一些,不过——”

“梁子!你这个理念不对!网络春晚就不能出精品吗?我靠!我们要从三网合一的新高度拿出一些硬通货!什么是网络的硬通货?互动啊!兄弟!互动啊!我们要用传播新理念来打造节目!你这个状态不行,靠,我请你来是干活的,兄弟!”

他们二人都不再言语。莞儿突然就明白了。她走错了地方——她原本是要去大台“电视春晚”组,可她被那眼镜男生竟把她领到这“网络春晚”组了!

莞儿突然站起来,把衣服一夹,愣头愣脑地说:“对不起,我走错门了